



过客

刘细良 著

人生如寄 在行走中炼成过客

与建筑相对 在意识的流动中遭遇风景

香港文化人 多面手

别出心裁 书写建筑的政治学

UP Publications Limited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繁体中文版权: UP Publications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Copyright©2010 UP Publications Limited

作者: 刘细良 出版监制: 邝颖萱 电话:(852)2512 1002 传真: (852)2512 1909

地址: 九龙观塘巧明街112号友联大厦七楼 网站:www.uppublications.biz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 20—2011—0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客 / 刘细良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95-0976-8

I. ①过… II. ①刘… III. ①建筑艺术—艺术评论—世界
IV. ①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9564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库文妍 胡波

装帧设计: 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10mm × 1 000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00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過客

刘细良 著

人生如寄 在行走中炼成过客

与建筑相对 在意识的流动中遭遇风景

香港文化人 多面手

别出心裁 书写建筑的政治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路途上我是过客，

在这本书前，读者也是过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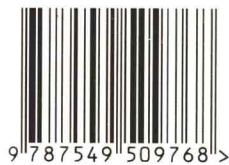
梵高曾说他的灵魂一角可能有着一座炽热的火炉，

但不一定有人来取暖。

过客只瞥见烟囱的一抹青烟，又继续匆匆上路了……

上架类别：文化随笔·游记

ISBN 978-7-5495-0976-8



定价：38.00元



上海贝贝特

www.shbbt.com

過客

刘细良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目录

006	内地版过客序言
008	人与空间之际（序）
024	滑铁卢吊古战场
036	安特卫普城 朝拜鲁本斯
050	巴洛克凡尔赛宫 艺术与政治化妆术
058	德雷斯頓 圣母大教堂的顽石
068	Ampelmann 专访 柏林变天时代见证人
082	科隆大教堂 世俗权力斗争

092	千年柏林Germania 政治的美学
110	莫斯科地标 共产与哥特艺术杂交
120	迷人新罗马 极权艺术的现代风格
128	布鲁塞尔·工匠·风格
140	苦难纪念 建筑的情绪表达
154	政治·前卫·历史
174	Dan Haag 的鲱鱼
186	在阿姆斯特丹游荡的老虎狗

内地版过客序言

我在爱上旅游前，已经爱上旅游写作。小学时，周记多以郊游为题，但我每在假期都要到父亲的裁缝店帮手，哪有全家外游的奢侈！于是，每到周日晚上我便开始思想旅行：幻想自己在水塘里玩耍，喂野猴子，在新界下田种菜捕蝶……最后一句必定是“夕阳西下，我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家了”。

为了令老师相信自己真的去郊游了，我就特别用心地去写细节，例如野猴的动静与外观。至于真正的自主旅行，要到八十年代初，大学时代是我的第一次旅游高潮。改革开放后，回内地长途旅行是香港大学生中的潮流，那时以吃苦为荣，一个多月的西南线长途旅行，只花一千多元，住五元一晚的本地招待所，与出差的大叔聊天，坐公交车挤到手表面破裂。几年的驴友生涯锻炼了我的观察力，出来工作后，脚步走向全世界了，但我对旅游写作的兴趣依旧不减。于是，我开始了策划及编写旅游指南的工作，也发表了第一本旅游评论文集《大朝圣：全球旅行狂热的文化观察》及第一本游记《带着偏见去旅行》。每当在欧美机场候机楼呆坐时，我都会逛逛书店，在畅销书一栏总是放着旅游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众多作品，闲着便买来看。

由阅读比尔·布莱森开始，我逐渐发现旅游写作是一种跨文化的考察。旅途上虽是以异乡人的身份处身陌生的环境看别人，实际则观照了自己，反映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坐标。

中国传统文人也是以旅游书写来抒发个人情怀的。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文人隐居山林，四处旅游访友，对着废墟沉思或追忆浮华日子，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余怀的《板桥杂记》等，他们看风景及追忆风景，其实也是在看自己。

旅游写作总是充满微言大义，理智与感性相交缠，亦远比真实更伟大，更吸引人。一如食经食评一样，《过客》是我的第三部作品，感谢上书局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令《过客》成为我在内地推出的第一部作品。

旅途总是充满偏见，《过客》是我的偏见集成，希望大家喜欢！

人与空间之际(序)

刘细良多年来都是“过客”，他以一份外来者特有的距离感，细察建筑跟人之间的关系，感受建筑所营造的空间及情绪，展开他的旅游与建筑评论之旅。北京央视大楼、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德国国会大楼、上海世博中国馆……它们又岂止一幢幢遮风挡雨的功能性建筑？建筑物所营造的空间，与人产生互动，可以呈现一个千姿百态的世界。

读：《读书好》

刘：刘细良

读：你的作品如《纽伦港之梦》、《带着偏见去旅行》及《大朝圣》都以旅游及建筑评论作主题，在香港这是冷门的题材，你的写作兴趣从何而来？

刘：旅游向来是个人兴趣，我一般都不会跟旅行团，因此出发前要准备行程。那个年代的旅游指南并不多，更不用说网上的旅游博客或旅游资讯。若要到北美洲或欧

洲去，我会带上一本厚如枕头的*Let's Go*系列；若在国内，则会带着万里出版社的“旅游天书”，介绍西南线，百多页内容已包括广西、四川、云南等数个不同省份，亦即每个城市的资讯只占一页。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里，我慢慢对旅游写作产生了兴趣。正由于缺乏资讯，去到当地，你会发现所见的跟旅游书内那数页所描述的差距很大。譬如“成都杜甫草堂，是杜甫的故居”，就只得那么数句，我便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去追寻旅途上的事物，如历史背景及人物的来龙去脉。

以旅游或建筑作为写作题材的特别之处是游客身份——你对那个地方有一份陌生感与距离感，因此写作时可从一个过客的身份来看。你是借一个旅途来表达一种感受，建筑只是一个中介，正如有人会借食物来表达感觉，而我则是借旅游。

我约于十年前开始旅游写作，最初写旅游指南。那时我写了两本关于日本的旅游指南，一本是《东京未来都市漫游》，说未来的日本东京，是根据当时东京的新规划发展而写的。今天香港人当然很熟悉台场、新桥、汐留等，但在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只是刚刚开始规划与发展。至于另外一本，是谈旧东京的，名叫《江户东京漫步指南》。

就那时候来说，以“旅游指南”的角度来看这两本书是失败的，因为我用了写旅游文学的方式去写旅游指南。

读：市场不受落^①吗？

① 受落：受欢迎。

刘：对呀，曾有朋友拿着我的书到东京去，回来后他说，“被你老点^①！”那当然啦，港式旅游指南要资讯充足，不需要你有任何观察，作者并不重要。那次当然是我的一个教训。

后来，我推出了旅游评论《大朝圣》，之后又推出《带着偏见去旅行》。所以，我在旅游方面的写作基本上有两种类型，最先是失败的旅游指南，然后是旅游评论。

读：曾否遇上一些特别的旅程，影响过你评论建筑的角度？

刘：近年对建筑物评论感兴趣，较多看建筑空间与权力的关系。这源自多年前的经历，一在中国，一在俄罗斯。一次我去北京“莫斯科餐厅”，那时候有一出电影名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他们在“莫斯科餐厅”玩乐，称餐厅为“老莫”。

那是属于北京展览馆的一个部分，是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建筑，极其宏伟。那时候我是一名学生，人民大会堂那些地方当然没资格去，“老莫”所卖的俄罗斯餐却很便宜，虽然很难吃。置身其中，你会感受到人在建筑物之中的渺小。苏俄式的建筑，在比例上是完全扭曲的，不成比例的——大堂足足有四五层楼之高，你要经过很多梯级才能走到大门口。这经历令我明白建筑物所营造的空间可以造成强烈的感观冲击。

第二次让我产生很大震撼是在莫斯科，位于麻雀山的莫斯科大学。当时走到

① 老点：相当于北方人说忽悠。

山上，太阳正从背后照射着整个莫斯科大学，那是个相当戏剧性的巨大剪影，像是一个红星照耀的世界。你会发现建筑物可以完全将抽象的政治感觉形象化。就是从这两次经验开始，后来断断续续外游时，我都会留意建筑物所营造出来的空间，以及它们表达的感觉与情绪。

读：你不是念建筑出身，而“建筑评论”好像是很专业的学问，这究竟是一门专业的学问，还是普罗大众的业余兴趣？

刘：任何评论都有两个层面：一是专业层面，亦即我们称为“行内人”的评论。像建筑、电影、音乐、美艺，他们都有专门的评论媒介，就是所谓“业界”的意见。与此同时，这些事物是存在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建筑界或建筑师的圈子里。当建筑物建好了后，它们便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下，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因此会产生另一个评论空间。这属非专业范畴，是社会大众的评论领域。

譬如贝聿铭在卢浮宫起了一个玻璃金字塔，当时在法国这是十分轰动的文化事件，一个现代主义的玻璃建筑存在于法国国宝级巴洛克式建筑之中，那争议远远超越了建筑界行内人的话题，而成为了社会大众事件。

又例如在北京被称为“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奥运主场馆鸟巢和上海世博“中国馆”，由设计、兴建到落成，都是一个社会事件。我认为，一个成熟的产社会，是需要将评论社会化，而不是将它们变为行业内小圈子活动。只有能够将专业议题与大众评论结合，并呈现于主流大众媒体之中，社会发展才能真正走向中产化。香港是很特别的城市，任何跟美学设计相关的议题都会跌进一个“见

仁见智”的局面，其实这是逃避争议及判断的借口。因为艺术、建筑、电影、音乐，它们都是专业的课题，所以大众就没有评论的空间？我不认为应该这样。当社会的评论空间愈见发达后，它是会反过来影响专业的。如此，整个城市的文化素质才会上升。若还沿用一种“见仁见智”的观念，就只会停留在一个“富而不贵”的层次。

读：香港的情况就好像逆向行走，跟其他许多国家、城市的取态截然不同。

刘：香港很有趣，本身有一种对专业人士的崇拜，同时又有一种反智的趋势。一方面相信专业人士说可以便可以了。另外，香港传媒对于建筑风格的争论并不关心，觉得那是专业人的事，大众则像有一点自卑感般，认为这方面自己并不懂。曾经很具争议性的香港中央图书馆，大家都知道那其实是颇难看的，可是当年大家所争论的是程序问题，而不是讨论哪幅草图较好看。很明显地，当时另一建筑师的设计是较目前这个更好的，但结果却因为程序问题而维持原判，整个社会就是没有在设计美学的层面作争论。

香港是很怕进行美学及风格的争论的，仿佛无事生非。最终一切评价标准便倒退至最基本的两方面：第一，程序是否恰当；第二造价。以最基本的角度去评价美学问题，会阻碍社会进步。

读：你认为怎样才可引发争议呢？

刘：本身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在媒体的层面，需要去引发讨论。例如北京的鸟巢或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它们在社会的层面

的确曾引起讨论，不只是精英的层面。在美学的讨论上，精英应该有意识地去引发争议。传媒也好，官方也好，民间团体也好，专业团体也好，都需要参与，如此才能令社会进步。很多时候，跟建筑与美学有关的文化问题，其实并不纯粹可以用钱来衡量。

读：与过去的讨论相比，近年世界各地在建筑评论的角度上有何新趋势？

刘：其中一点是走向普及化，坊间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流行杂志，例如香港有很多中产潮人都喜欢看的*Wallpaper*和*Monocle*，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围绕着建筑。另外，我们可见在旅游指南内，会出现一些大师建筑作品的推介，不再单单是介绍千多年前的古迹如金字塔等，可见建筑已变得大众化。近十多二十年，很多国家与大城市已明白到建筑物的魅力，建筑物除功能外，拥有一种群众魅力。再者，时下到北京去的游行团，鸟巢、水立方已成为必到景点，可能将来上海世博中国馆也会如此。又例如去柏林，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那个玻璃顶的德国国会大楼，门外等候入内参观的人龙从早上八时半到晚上从无间断，人们其实就是为着看那个半圆形玻璃顶。那不只是个地标，还为不同人带来不同的情绪感受。所以，建筑的讨论是愈来愈走向普及化的。

读：返回你刚才提到的建筑与权力关系的观察，你提到斯大林哥特式建筑造成的情绪冲击，无疑它们有特定的历史价值，但今时今日会不会有点过时？

刘：那要看你在什么层次上讨论。例如那七座斯大林哥特式结婚蛋糕造型建筑，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并构成莫斯科的天际线。另外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在意大利罗马市